

叶辛
著

问情 世间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叶辛
著

问情 世间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问世间情/叶辛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4.4

ISBN 978-7-5321-5266-7

I. ①问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69160 号

责任编辑: 魏心宏

封面设计: 钱 楦

问世间情

叶 辛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.25 插页 2 字数 202,000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0,100 册

ISBN 978-7-5321-5266-7/I · 4170 定价: 2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9211091



索远从酣睡中醒过来，睁开了双眼，肩膀上又被推了一下，他才意识到，刚才不是麻丽无意中碰到了他，而是麻丽在催促他快醒醒。

从没拉严的窗帘之间透进一道明亮的晨光，天早亮了。亮得有些耀眼。

索远把脸转向麻丽，麻丽一边把无领衫套上身，一边把嘴角往门那边努了努，示意索远侧耳倾听，门口有动静。

无领的套头衫挺合身，恰到好处地衬托出了麻丽的体形，她的一对乳房，鼓鼓地挺得高高的，好诱人，当初，索远不也是被麻丽的胸部所吸引嘛。

他正想问话，门外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问：“这是远哥的家吗？”

“不晓得！”一个生硬的男人嗓门道，“这地方，租房住的人多了，你到前面几家去问问吧。”

冷漠生硬的男人一面答一面按着自行车铃骑远了。清晰地听见这一切的索远呆住了。

问话的女人狐疑地嘟囔着：“还要走啊！前头不是有人说，31号就在这里嘛！”

说着脚步声走离了门边。

麻丽一双眼睛顿时瞪大了，双腿往床边伸过去，说：“我们这里是31号，我去喊住她吧。”

没等麻丽的双脚靴上塑料拖鞋，索远一个跃身而起，猛地扑上来，揪住了麻丽，颤声道：“去不得！”

“哎呀！你把我抓痛了。”麻丽拨拉着索远的手，“人家不是在找31号吗？”

索远的气也喘得粗了，声音像是从牙齿缝里迸出来的：“这是我乡下的老婆但平平找来了……”

“啊！”麻丽低低地惨叫一声，身子顿时抖动起来，“她咋个说来就来了呀？那……那……那我怎么办？”

说着她跳下床，在床沿边没头苍蝇般转着圈，靴上塑料拖鞋，往门口走了几步，陡地又退回来，大惊失色地自语道：“我、我不能出去，她站在门口，我，我我我……”

索远从另一侧跳下床，“哗啦！”一声拉开窗帘，“嘭”地一下推开两扇窗门，当机立断地道：“麻丽，你从这里出去。”

麻丽三脚并作两步，来到窗户边，迈腿想要跨上窗台，不晓得是心慌意乱，还是迈不开腿脚，迈了两次，她的脚就是搭不上窗台去。索远的身子往下一蹲，张开双臂，拦腰把麻丽抱起来，送上了窗台。麻丽的双腿转向窗外，没顾上落地，双手又一把搭住了索远的肩膀，局促地道：“家……家里还有好多我的东西，你赶紧……”

“明白，你快走，不要脸对脸撞上了，是最要紧的。”索远在麻丽的后背上轻轻拍了两下，催促着：“你走吧，她往前头

问清楚，一会儿又要找回来的。”

“好，”麻丽在索远的额头上吻了一下，跳落在地面上，沿着后窗边的一条小路，往落漕浜那头疾疾走去。落漕浜是一条小河。

索远探出头，望着麻丽的背影在苹果梨园边消失，这才吁了一口气，抬起头来。

正对着窗户的梧桐树枝上，一对鸟儿正叽喳啁啾着，嘴对着嘴，交颈啄舌地亲热着。

索远转过身子，一眼看见麻丽那条色彩素雅的束腰短裙显眼地挂在衣架上，他快步走过去，把短裙抓在手里，转眼又看见麻丽那双银色的皮鞋，鞋面上布满了金色的小珠珠，时尚、弹眼落睛，上班的日子麻丽还不舍得穿呢！索远把鞋子拿起来，转脸寻找放鞋的盒子，遍觅不见，也难怪，平时在这屋里，这一类家务事，都是麻丽包揽下来的，他哪有闲空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！再一溜眼，他看到了隔壁厨房兼卫生小间洗盥盆上置放的牙刷、挂着的毛巾、漱口杯，全是他和麻丽两个人的，还有房间里横空拉直的塑料绳上，悬挂着麻丽那件粉色的内衣，小巧的三角裤，女式袜子，她那副特意挑选来的乳罩……哎呀呀，在这间充斥着麻丽生活痕迹的屋子里，要在短短的几分钟里，把这一切痕迹全都抹去，完全是不可能的！索远沮丧地把手中提起的皮鞋丢在地上，揉成一团的束腰短裙重新挂上衣架，继而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。对了，两只枕头该叠在一起，幸好天气热，床角只有一条毛巾被，上海的高温天里几乎不用盖，就让它留在角落里吧。

索远躺在床上，心里七上八下，脑子里一片混乱，他的双眼闭着，眼皮却在慌乱地抖动。他不晓得自己的老婆但平平

是怎么会跑到上海来的。她不是安心留在老家那个叫郑村的地方嘛,上个星期给她打电话,她还说父母活得好好的,没病没灾,天气是很热,两个老人自有办法应付,他们仍然闲不住,忙完了田里的,又要忙园子里的,女儿索想又长大了,就是瘦,到了抽条的年龄了吧,吃得不少,就是不见胖,给她把名字取坏了,现在懂点儿事,老说想爸爸,哭闹起来拉直了嗓门喊:我要爸爸!声气又尖又脆……但平平电话里的这些话,现在清晰地索远耳畔回响,万万没想到,什么预兆也没有,但平平找到上海来了,找到落漕浜河边的浜头村来了,她是怎么来的?郑村集上,只有正月间才会有“时代快车”服务,“一条龙”地把出外打工的人们往全国各地城市里送。现在这季节,这服务已没了,她怎么来得这样突然?来之前她为什么事先不透一点风声,是索想病了?还是她听到了啥风声?闯到上海来亲眼看个究竟?说她老实本分,说她文化程度不高,没读多少书,她不笨嘛,找得还真准,一摸就摸到他和麻丽的住处来了。她到底是贝村女人。

这太出人意料了,太突然了呀!

落漕浜的原住民和租房客都知道,他和麻丽是一对年轻夫妇,结婚三年多了,为攒钱出得起那笔购房的首付款,他们像上海那些时髦的“白领”们一样,暂时不要孩子。只有他和麻丽心中明白,他俩是一对“临时夫妻”,家外有家,他的妻子但平平带着宝贝女儿生活在山乡老家的郑村,和他的父母相依为命地守着郑村的几亩田土度日。麻丽的丈夫彭筑是个建房的包工头,上海的房产商往外地发展,彭筑一会儿去湖州,一会儿去贵州,干得很欢,钱赚得不少,这两年跑到宁夏的银川去了,说是那里一个大工程,得干几年,麻丽和他只是在过

年回老家时，才团聚几天。他俩的儿子留在彭筑河南信阳的家乡，由爷爷奶奶抚养着，彭筑和麻丽分头给儿子那里汇钱。

索远和麻丽同在一个叫广惠的电器厂里干活，索远是车间里的领班，老板给他的定位是半脱产干部，但得负责分厂整条流水线上的质量；麻丽是流水线上的检测工，前头的剥线、打铆钉各道工序干完了，她得拿起代表正负极的两头插上检测仪瞅一下，合格的就放行，不合格的就丢一边筐里，活不重，比起家乡的农活来，轻巧得多了。可一天八小时，坐在板凳上尽干这活，一班干下来，也不轻松。好在麻丽聪明能干，心灵手巧，对付起这活儿来，并不觉费劲儿。当领班的索远，时常夸她，说经她检验过的产品，一百个放心。这川妹子脑袋瓜灵。

那天麻丽心情烦躁，她的手机上接到一条短信：麻丽，天天埋头赚钱，你没听到彭筑的花边新闻吗？多呢！

花边新闻？什么叫花边新闻！一看到这四个字，麻丽的头都大了，脑子里面一片糨糊，她马上联想到了另外的女人。她和彭筑聚少离多，一年中只在春节回信阳老家那十几天里，两人间才有男欢女爱的夫妻生活。因为有了彭飞，在外头打工拼搏的他们又都接受了现代观念，他们采取了避孕措施，也许是太注重避孕了，两人间的性生活并不像原先那么畅心欢意，只是如同饥渴的土地久旱遇甘霖一般，发泄满足一下而已。分开久了，麻丽心底深处有时也会发问，彭筑就不想么，他耐得住么，连她有时都有那股渴望呢！涌上来时，心猿意马的，难以抑制。特别是近两年，彭筑当上了包工头，呼风唤雨的，手下能招呼几十号人，有那么点财大气粗的征兆了，不是么，春节在老家那几天，他也不闲着，预订信阳毛尖的春茶，一

听得上千元一斤,接电话的麻丽转脸问他,订几盒,他开口就订了一百盒,没点实力,没点底气,他会那么轻描淡写地就说要一百盒吗?就算是1000元一盒,一百盒都得整十万元哪!由这细节,麻丽想到彭筑赚的钱不会少了,亲热过后,她把话题绕到这上头,她以为自己讲得很自然,广惠电器做得全是外销产品,销路好,产品供不应求,投资3亿的新厂房建成之后,业绩直线上升,像她这样在车间一线干活的检验工,一个月都有三四千的收入呢,刨去吃用开销,每月寄点钱给彭飞,她一个月该有2000元可以存下来……她自以为讲得很策略,没想到彭筑一下把话头截住说,2000元够啥呀,我这么辛苦,赚得比你多点,两个人能存的钱加起来,也赶不上房价的涨幅。

那我们什么时候赚够首付款呀?麻丽故意问,这是他俩曾经憧憬过的话题。

彭筑双手一摊,做一个鬼脸,无可奈何地说:我也说不准。

麻丽却认为,他这是在故意隐瞒真实的收入状况。

这下好了,有人把话递到她手机上来了。花边新闻是个含蓄的说法,虽然麻丽也是头一次见到,但她敏感地联想到,这是有人在提醒她,点拨她,暗示她,彭筑在外头有“花头”了!上海话有时候很直白,很露骨,有时候却又很含蓄,“话外有话”,在上海打工多年的川妹子麻丽,一下就明白,彭筑很可能有了“小三”。

其实从手机屏面上看到这句话,麻丽就心烦意乱、六神无主、浑身燥热了。她脑子里浮起千百个念头,一会儿是儿子彭飞的脸,一会儿是信阳光山乡下的公婆,一会儿是她的老家四川绵阳老家,嫁给了彭筑这个老公,年年春节都往河南跑,她

这个嫁出去的女儿，像被泼出四川的水珠一样，都有好几年没回偏远贫穷的老家去探望过亲父母了，可怜完的，彭飞这个小外孙，外公外婆只见过一面。心情烦躁不安，检测的速度慢下来，一忽儿工夫，流水线上她座位跟前的产品就叠起了一堆，她后面给检测过的产品包装的于美玉叫起来了：“麻丽麻丽，你魂灵不在身上啦？今天咋个一点儿都提不起劲，还不麻利点儿！”

更要命的是，就在这当儿，毫无预兆地，月月光顾的那个客人来了，她的胯下都感觉到了一阵潮湿，一阵温热，哎呀！难堪极了。

麻丽的脸色顿时一片惨白，她勉强转过脸，悄声对于美玉道：

“不好了，我的那个来了，我……”

说话间，她身上一阵疼痛，当即离开座位，从工具箱里掏出一块抹布，把已沾了潮意的板凳面擦了擦，涨红了脸对于美玉说：

“你给领班说一声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她踉踉跄跄地朝卫生间里跑去，真是狼狈极了。她可很少有这种情况。

麻丽这天的表现早被不断地在流水线上巡视的索远看在眼里。望着麻丽的背影闪进卫生间，索远连忙走过来，指了指流水线上堵成一堆的未检验产品，问于美玉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于美玉莞尔一笑，凑近索远耳畔，咬了咬耳朵，顺手拿过一张硬纸板，放在麻丽坐过的板凳面上，主动说：

“要不我来代她检测……”

索远伸手拦住了她，往板凳上一坐道：“还是我来吧。”

于美玉毫不掩饰地斜了一下眼，拉长声气道：“领班来代，当然好啰！我就晓得，远哥喜欢川妹子。”

“你这叫什么话，”索远头也不回地检测着产品说，“贵州苗姑娘哪天身体不适，我也替你代班。”

“你这话说了算数？”

“我啥时候说话不算数了？”

“怪不得老板喜欢你。”

“老板和你才是老乡！”

“老乡，他没升我当领班啊！半脱产，多安逸。”

.....

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斗着嘴，麻丽从卫生间忙活了一阵回来了。看见索远在给她代班，而且把积压下来的活干得差不多了，她由衷地道出一句：

“多谢你，远哥！”

“你不舒服，回去躺一会儿吧。”索远抬起头来，望着她惨白的脸色道：“开饭时，让美玉给你送过去。”

这是一句普普通通的安慰话，麻丽听来，却感动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。

中饭是索远给麻丽送过去的。苗姑娘于美玉在手机上和老公吵架，她老公是浜头镇上的上海人，于美玉在厂里打工女中属于“上海媳妇”。不过在上海人的口中，习惯叫她“外来媳妇”。上班之前不知为啥又拌了嘴，上海老公恼羞成怒地呵斥她“滚”！她耿耿于怀地见到小姐妹就倾诉，上班干活时仍愤愤不平地抱怨丈夫：“叫我滚，他也不想，我每月的收入，比他还超过一头呢！”

午饭时分，上海老公的电话打过来了，于美玉逮着了机

会，喋喋不休地反击丈夫，连自己的饭都顾不上吃，哪里还记着给麻丽领午餐。索远领了两份饭，骑上助动车，赶紧给麻丽送过去。他心上牵挂这个女人。

麻丽没啥病，一来是例假来了，二来是收到了那条通风报信的短信，忧郁寡欢地歪在床上生闷气。到了午饭时分，她已经饿了。见索远送来热饭热菜热汤，陪着她一起吃，她的心里又是一阵温暖，一阵感动。身边有个嘘寒问暖的男人，就是不一样。她的眼神充满感激。

索远的动作快，三下五除二，就把他的那份饭菜吃完了，麻丽在舀汤喝的时候，索远在麻丽租住的那间小屋里外转了一圈，问：

“你这小屋，每月多少钱？”

“很便宜，才二百。旁边那个通道，安着个液化气罐，双休日啊，晚上啊可以整点吃的。”

索远用挑剔的眼光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锈痕，问：

“下雨天漏吗？”

“什么都瞒不住你，漏，一下雨就遭殃了。”

“你把自己也整得太清苦了，这么间小屋，连个简易卫生间都没有。”

“我就是图个清静，一个人，无人来打扰。卫生间么……”说着话麻丽的声气有些哽咽。

“你这是何苦。”索远在麻丽的身旁坐下来，挨得她很近，麻丽不由缩了缩肩膀，端起汤碗喝汤。喉咙里咕嘟咕嘟响，心怦怦跳。

“彭筑有消息吗？”

“没……”麻丽的嘴唇动了动，几乎是无声地答。不知为

啥,她的嗓音好悲。

“连个电话也不通?”

“他说忙,没事通什么电话。”

“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。”索远这么说,是有依据的,有事没事,他每周总要给远在郑村的但平平打个电话,问问农事,问问女儿索想,问候一下父母双亲,怎么能说没事通什么电话。

麻丽解释般道:“给儿子彭飞,还有彭飞的爷爷奶奶,我还是主动打电话去的。”

“这我听说了,”索远像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,伸出手去,轻轻地搭上麻丽的肩膀,麻丽的体态匀称,五官端正,没想到肩膀上的骨骼这么明显。“搬到我那儿一起住吧,有卫生间。”

麻丽的肩膀如风中的树叶般颤抖着,索远的心思她是知道的,凭女人的直觉早知道了。索远瞅她的眼神,索远分配她干检测工的活儿,索远在流水线上大小事儿对她的照顾,她全心知肚明,她只是装作浑然不觉,装糊涂。她有老公和儿子,外人听来当上包工头的彭筑还是出息人,以后他赚多了钱,在上海买上一套房子,然后把彭飞接到上海来读书,他们这家人就是道道地地的新上海人,成功人士,这是像她这样来上海打工的无数小姐妹当年多么梦寐以求的事情,眼看着快要实现了,彭筑却变了心。晓得他心头打的是啥鬼主意,她是他老婆,她明知道他离不开女人,两人生活在一起时,每周一次他经常都不知足,一年到头野在外面的花花世界,他会像她这样洁身自好,守身如玉,骗鬼去!她曾经思忖过,眼不见为净,他在外头花天酒地也好,他在外头花钱玩女人也好,只要他不把

女人公然带到上海来，只要他不跟她离婚，她就装下去，装作啥都不晓得。这么打肿了脸充胖子地硬装，其实同样难掩她的乏味、无趣，难掩她的空虚、寂寞、冷啊！尽管这样，索远明明白白地向她提出，搬到一块住时，她仍然强忍着眼泪，摇着头道：

“不……”

“为啥？”索远不解了，说话的声气也提高了，搭在她肩膀上的手臂都加重了分量。“这落漕河两岸的浜头、浜湾、浜中村里，这附近的小区里，临时夫妻还少了吗？”

索远讲得再明白不过了。他只是要求和她当“临时夫妻”，搭伙过日子，他不要求她和彭筑离婚。有朝一日，彭筑回来了，仍旧愿意夫妻团聚，他们还是一家子，还能把儿子从河南信阳的光山县接来，和和美地做新上海人。麻丽是伶俐人，她不是不晓得，和她一样的姐妹中间，不少人组成了“临时夫妻”，过得还很滋润的。她见了她们，不也觉得蛮能理解的嘛。至少没在感情上鄙视她们。她们呢，男女二人生活在一处，大小事情有个照应，知寒问暖，平时感冒发烧，还有人及时地去买个药，陪着上个医院。天天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开门七件事，还能减少点儿日常开支。连房租，也可节约点儿。好处是明显的。

索远的呼吸粗了，麻丽能感觉他的急切，他的渴盼。她抬起头来，不觉暗中骇然，索远双目炯炯地瞪着她，目光像两道剑一般直刺她的心窝，他低沉地又是真挚地道：

“麻丽，我爱你！不是一朝一夕了。”

麻丽的眼泪夺眶而出，她啜泣着道：“你、你让我想想、想想，太突然了，太……”

她没把话说完，站起来跑进隔壁小屋。

索远收拾了碗筷，离开了麻丽租住的小屋，他答应让她充分地想想，想个透。

半个月之后，索远和麻丽搬到了一块居住。

索远惊喜地问麻丽：“你不怕人说三道四了？”

麻丽黝黑的像烧着一团野火般的双眼盯着索远，摇晃着一头乌发道：

“我怕哪个嚼舌？”

“比如……和你一块干活的苗姑娘于美玉。”

“她咋个会在背后说我，她嫁给上海人之前，同不止一个小伙要过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你不晓得女工们的事儿。打工的姑娘，都不止谈过一个小伙，哪有一谈就成的事儿。于美玉嫁人之前，都同别的男人睡过了……”

“是这样啊？”索远很吃惊。

“现在她老是同上海老公动不动就拌嘴吵架，和这也有关系。她哪里会说我呢！”

“那么，胖胖的雷巧女呢？”索远随口提及她们同一班组的另外一个姑娘：“她没嫁人，会不会大惊小怪？”

麻丽笑了：“你真的不懂姑娘间的事。雷巧女是未婚，可她早同人家住在一起了。不结婚，是时机不成熟。”

索远被麻丽的话震得一愣一怔的：“时机？”

“是啰！钱啊，房子啊，上海人说的各方面条件啊，都还欠火候。可是又天天在一起，男的女的，都有这需求，打工这群体，下班之后娱乐又少，闷愁啊！不如就先伙起住。”看见

索远露出愕然的神情，麻丽干脆直通通地道：“雷巧女这已经不是第一个小伙子了。她晓得我们住一块儿，提都不会和人提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见麻丽说得如此肯定，索远忍不住问：“她就那么开放？”

麻丽耐心地道：“你想么，她一提，人家不就要问及她自己，她怎么答复？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索远恍然大悟，“我真的不晓得女工们的这些秘密。”

“你不晓得的事情还多着哪！”麻丽说上了兴致，“在深圳打工时，女多男少，有的已婚婆娘，三四个人共一个男的，都发生过。”

“啊！”索远闻所未闻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

麻丽看他吃惊的神色，郑重地道：“不过我是认真的。好长时间了，我看得出你对我的好，好些事，做得有情有义。我是经过深思熟虑，才做出和你共同生活的决定的。要不，我也不会拉你一起来租下这间屋了。你再看看！”

“那是。”索远点头承认，不由得又端详起来。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浜头村里盖的农民别墅里的一间宽敞的屋子，月租金一千三，索远出八百，麻丽出五百，水电费另算，索远工资高些，说这笔钱就由他出。看得出麻丽是满意和知足的，每天下班以后，她尽心尽力地经营着临时夫妻间小两口的生活，她让自己煮的饭尽量适应索远的口味，她主动为索远洗每一件换下来的衣裳，索远明白，她这是在弥补房租上少拿出来的那点钱。索远是过得幸福的，他本来在房租上就要开支个千儿八百，现在并没有增加，相反，和麻丽共同租下了这间房，比

原来那间屋还大、还舒适些，最主要的是，下班以后回到家里，他什么都不用干，麻丽这个川妹子，真是个勤快人，她把所有的家务活，都揽过去干了。他要争着干，麻丽还跟他开玩笑，你是干部，待一边歇着去，你只要负责动动嘴、指挥指挥就可以了。索远想要辩解，麻丽一撇嘴，瞪起眼说：你不是干部么？

麻丽说得也是实情，索远在厂里，不是一条流水线上的领班，他可以说是老厂这边所有流水线的领班，手下管着一百多号人的生产，叫他分厂的副厂长，也不为过。老板给他开的工资也高，对工人们说起来，他时常是淡淡一笑，低调地道，比你们当然高些，四五千吧，实际上呢，五六千是常事。拿出三分之一的收入维持和麻丽临时夫妻的生活，他还可以存下三分之二的钱，而生活的质量明显地提高了。索远实在想不通，麻丽的丈夫彭筑，为什么要和麻丽分居两地，跑来跑去四处去挣钱。他认定彭筑的收入肯定比自己强，强一倍还不止，彭筑完全可以凭借他的本事和收入，守着麻丽这样的好老婆在上海过上体面的生活。可是他偏要挣大钱，宁愿和老婆过这种聚少离多的日子。作为男人，索远对此只有一种解释，彭筑在外头有女人，有上海人所说的“花头”，或者说，他至少身旁不缺女人。

这也是索远敢于主动向麻丽表明心迹的原因。作为和乡下的老婆但平平分居久了的健康男人，索远太知道身旁没个女人的滋味了。他是没办法，老家郑村乡下，他有父亲母亲，有妻室女儿，一家四口人守着村里那点儿责任田过日子，职业学校毕业后跑到上海来打工，他省吃俭用节约点钱寄回去，家人在郑村可以过上比乡邻好一点的生活，而他呢，也比回乡去